

15.07

驶向光明

长岛文史资料

——回忆二〇二号扫雷艇起义专辑



89

政协长岛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长 岛 文 史 资 料

驶 向 光 明

——回忆二〇一号扫雷艇起义专辑

84.10.24

政协长岛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

一九八九年七月

前 言

201号扫雷艇系日造钢壳艇，是国民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接收日军的战利品。后拆除了扫雷装置，改造成了巡逻艇。该艇性能好，武器装备先进，战斗力强。

一九四八年四月，201号艇由青岛移防长山岛，隶属国民党海军长山岛巡防处，与同时接收的202号和203号扫雷艇一起担负海上巡逻任务。它们经常骚扰我海上运输，抢夺沿海人民的财产。

一九四九年一月，东北全境、华北大部已解放，与长山岛毗邻的烟台、塘沽也相继回到人民的怀抱。201号扫雷艇的进步士兵李云修、王文礼、万成岐向往光明，准备伺机率艇起义，投奔解放区。经过一个多月秘密酝酿、

发动和组织，争取了一部分士兵的支持，做好了起义的准备。

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晚上，他们利用艇长蒋德等主要头头上岸过夜的机会举行起义。半夜以后，起义者完全控制了201号扫雷艇。二月十七日（古历正月二十日）凌晨一时许拔锚启航，天亮后驶进了烟台港，受到驻烟台解放军的热烈欢迎。

这是继黄安号军舰之后国民党舰艇的第二次义举。

201号艇起义，动摇了长山岛守敌的军心，壮了解放军的海上力量，对创建人民海军、解放沿海岛屿起了一定的作用。

201号艇经过整编，李云修、王文礼、万成岐分别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。一九四九年六月，该艇参加了解放青岛的战役，八月十二日参加了解放长山岛的战役。后来，随军南下解

放了舟山群岛。直到一九五五年参加解放一江山岛以后，才返回上海，成为华东水雷大队的教练艇。

为纪念这一义举，我们请起义领导者李云修、王文礼、万成岐于荣成、青海、青岛撰写了回忆录。由于这一史实距今已有四十年，且起义的策划、准备是在小范围内秘密进行的，所以某些细节说法不一，特别是起义的酝酿发动阶段差异较大。为了如实地再现这一历史，我们在编辑时不强求一致，充分尊重了各自的意见。请读者谅解，并在阅读时注意明析。

李云修、万成岐、王文礼于解放初期先后离开部队。中共中央统战部已行文确认他们为起义有功人员。

此书在收集资料过程中，得到海军政治部联络部、政协烟台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、中共长岛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的热情

支持。借此特表谢意。

由于资料不全，编辑水平所限，难免有不当之处，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编 者

1989年7月

目 录

- ✓ 回顾起义……李云修口述 成守华整理 (1)
- ✓ 投向光明……王文礼 (13)
- ✓ 驶向新航线……万成岐 (20)
- ✓ 重返长山岛……赵悦学 (33)

附录：

一、中共长山岛特区工委关于

敌人活动情况报告…… (39)

二、国民党海军长山岛巡防处

关于 201 艇背逃情况报告…… (41)

三、国民党海军长山岛巡防处

关于 201 艇背逃官兵姓名清册…… (45)

四、国民党海军警卫第六营

报长山岛巡防处呈文…… (47)

五、国民党海军长山岛巡防处

复讯笔录…… (54)

六、201 号扫雷艇照片

回 顾 起 义

李云修口述 成守华整理

我是山东荣成人，小时候家境贫寒，全家七口靠父亲租种地主的土地来养活。我十六岁就到了烟台“东生祥”粮店当伙计。一九四五年，父亲参加了共产党并当上村长。不久，我从烟台回家，当了民兵，后来又担任我们村青救会会长。

一九四七年八月国民党进攻胶东前夕，因我远房堂叔李文秀在青岛国民党海军的一艘上当大副，组织上派我到胶东军区东海联络办事处（设在荣成县马道乡全角口村）“敌工”训练班学习怎样做“敌工”。学习期间，六区区长许云湘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训练结束后，我秘密从家出走，由龙须岛乘船到

了青岛，打算通过堂叔的关系混到国民党军队里。

由于被我村逃亡地主告密，我不得不暂时躲藏起来。两个月后，我才找到了李文秀，经他做保介绍，冒名顶替李传聚，混进了201号扫雷艇。开始是勤务兵，后来转为轮机兵。

一九四八年四月，201艇从青岛移防长山岛，直属国民党海军长山岛巡防处，主要负责长山列岛的海上巡逻，有时也到大连、塘沽、烟台一带海面活动。与201艇一起担负巡逻任务的还有202号和203号艇。它们经常拦劫过往船只，抢夺百姓财物。

酝 酿 起 义

一九四九年一月初，辽沈战役早已结束，东北全部解放，淮海、平津战役正在进行。与

长山岛相邻的烟台、塘沽也都回到了人民的怀抱，长山岛完全处于解放区的包围之中。一些比较进步的官兵不愿再为国民党卖命，向往民主自由。我看形势非常有利，就在暗地里开始活动，组织力量，寻找机会，准备起义。

帆缆兵王文礼是青岛人，他为人仗义，性情刚烈，士兵都挺看重他。因为背后曾说过艇长蒋德的坏话，被蒋德叫到舱面当众打了两个耳光。对此，王文礼一直耿耿于怀，怎么也咽不下这口窝囊气。舵手兵万成岐是平度人，他精明强干，很有心计，喜欢赌钱。几天来，时运不佳，一输再输，情绪很不好。我和王、万比较要好，想首先争取他俩。一天晚上，我们三人躺在床上闲扯，王文礼又大骂蒋德不是人。我便趁机暗示说：“好汉不受窝囊气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”

过了几天，201艇在长山岛避风。我和王

文礼，万成岐到鹊嘴村长山行杂货铺里喝酒。王文礼问我：“那天晚上你的话是什么意思？”我笑了笑说：“你先别问我是什么意思，我倒要问问你到底有什么打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再也不能受蒋德这狗杂种的气了，咱们联合起来把艇开到八路那去。”我一听非常高兴，就向他二人公开了我的身份。我说：“要投奔共产党，就到烟台，共产党不会亏了咱们。到了烟台，由我出头联系。”酒后，我又提出与他俩结为拜把兄弟，他俩非常赞成。不久，我们就焚香烧纸，对天盟誓，结为兄弟。按年龄，我是大哥，万成岐老二，王文礼老三。

又过了几天，我们三个在岸上喝酒，商量起义的事时，我提出，我和航海军士长慈唯富关系挺好，是不是和他谈谈，争取让他也参加我们的起义。王、万很赞成，并提出做做侯玉辉等五个台湾籍士兵的工作。

一天，我来到官舱，见没有外人，就用试探的口气对慈唯富说：“现在长山岛四面都解放了，看来国民党快完蛋了，咱只好跟着艇长去台湾了。说心里话，谁也不愿扔下父母妻小去台湾。咱艇上的弟兄都信服你，你不给大伙拿个主意？”他停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那只有投奔共产党了。”我连忙说：“咱把艇开到烟台吧，共产党不会亏了咱。你说怎么办吧，大伙保证听你的。”慈说，他同意，不过得听他指挥。为了得到他的支持，我只好答应了。后来我把这件事向王、万说了，他俩也表示同意。

这一年的一月底二月初，我们艇在庙岛捞锚（前些天执行任务时锚掉到了海里）。主要头头都不在。我和王文礼、万成岐都认为这是起义的好机会，由我出面和慈唯富商量。慈说，不用急，再等等看，想法把203号艇一块开过去，把艇长也捆起来带走。又过了几天，我

们去大钦岛执行任务，当官的都上了岸。我又和慈唯富商量，是不是借这个机会起义。没想到，他还是不同意。我们都担心夜长梦多，走漏风声误了大事。一天，我和王、万凑在一起商量起义的事。我们商定，以后再碰到好机会，决不再错过，不告诉慈唯富，我们自己干。

起 义 经 过

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，因为海水浑无法捞锚，201艇由庙岛返回。下午两点多钟，我听勤务兵说，晚上乡公所请艇长、副艇长去喝酒，他们晚上都不在艇上过夜。我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文礼和万成岐。我们都觉得机会难得，决定当晚起义，并制定了一个简单的行动方案：王文礼、万成岐主动担任晚上的值勤任务，把早已侦察过的艇长的二八匣子枪拿到手；我陪着在艇上过夜的枪炮官杨云晓、副轮

机长王宝华、帆缆长王绍三喝酒，把他们灌醉，以便于行动。

晚上十一点半左右，杨云晓等被我灌得酩酊大醉，摇摇晃晃地回到了军官舱。我们把侯玉辉、黄四旗、刘昆洞、刘谨言和童象五个台湾籍士兵叫来，向他们说明了我们的打算，并做了具体分工：

我负责帆舱和联络；万成岐掌舵驾驶；王文礼和刘谨言负责巡逻和帆缆；侯玉辉和黄四旗负责枪炮。我们规定，一律使用匕首或水手刀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许开枪，以防惊动敌人。一旦被发现，一面用炮轰，一面快速驶往烟台。

分工完毕，我们马上打开了武器舱，取出枪支。童象端一挺重机枪上舵楼瞄准军官舱，侯玉辉站到了后炮位，黄四旗和刘昆洞分别持枪把守前后士兵舱，刘谨言警戒巡

遇。尔后，我和王文礼、万成岐一起冲进了军官舱。

我用力推了几下睡得象死猪一样的杨云晓，大声喊道：“起来，快起来！八路来了。”“什么？八路……”杨要去枕头下摸手枪。我急忙上前用棉被蒙住他的头，两手用力一抄，连同被子一起，把他从床上抱了起来。万成岐趁机从枕头下面摸出了手枪。同舱的几个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吓懵了，有的用被蒙着头瑟瑟发抖，有的一动也不敢动。我们很快把他们关进了前士兵舱，并上了锁。我对着天窗向里面喊话，警告他们老老实实，谁不老实，就打死谁。随后，把其他勤杂人员也都关了起来。此时，201艇全部被我们控制了。

为了不惊动敌人，我们临时决定不开机器起锚，用锯把锚链锯断。由于太紧张，刚锯几下，锯条就断了掉到海里，换上新的没锯几下

又被夹住，没办法只好冒险开机器起锚。我钻进机舱对赵悦学（烟台人，轮机兵，与我很要好，起义前，我让他守候在机舱）说：“快！开机器起锚。”赵不慌不忙，一会儿就启动了机器把锚提了上来。

这时，正是二月十七日（古历正月二十日）凌晨一点。

201艇在万成岐的驾驶下，慢慢地绕过了前面的驳船，迅速地离开了南长山岛的鹊嘴港湾，驶上了通往烟台的航线。

在我松了口气暗暗庆幸时，赵悦学急匆匆地来到甲板上，向我报告说：“机舱烟汽很大，可能是主机出了毛病，是不是让朱华德下来看看。”我一听觉得事情严重，如果把艇抛在这里，将前功尽弃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马上把朱华德叫来，和他一起到了机舱。经朱仔细检查，发现第四缸循环水被堵，缸体外表的

润滑油因高温而燃烧。停机修理显然不行，只好把第四缸油门关闭，让其它五个缸带着它空转。过了一会儿，烟汽渐渐散去，我才长长吁了口气，让大家各自坚守岗位，以防发生新的意外。

快到芝罘岛时，王文礼、万成岐和我商量让电讯员宋元达打开报话机，听听长山岛方面有什么动静。宋元达刚打开报话机就听到艇长蒋德的呼叫：“哈喽，哈喽！411，411（201艇呼号），我是你们的老板，你们到什么地方去了？赶快回来！”我们让宋元达回话：“哈喽，哈喽！我就是411。我们已经到了老铁山了，和你走的不是一条路了。”一过芝罘岛，我们在桅杆上挂起了白旗（白被单），炮口一律向上，以表示投诚起义。

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航行，201艇天亮后到达烟台，抛锚停泊在烟台港外。我坐着艇上